文章编号: 0253-374X(2023)01-0016-07

Vol. 51 No. 1

DOI: 10. 11908/j. issn. 0253-374x. 21574

砂土液化后液-固相变机理的单元试验与模拟

倪雪倩¹, 叶 斌²

(1. 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,湖南 长沙 410018;2.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,上海 200092)

摘要:液化后砂土流动是一个涉及液相向固相转化的过程。 针对目前常规三轴加载模式在进行松砂液化后性质研究中 存在局限性的现状,提出应力与应变控制相结合的加载方 法,获取初始液化状态,开展液化后松散土体流态化性质研 究。基于试验结果,引入液-固相变参数,耦合流体本构与固 体本构关系,建立可统一描述液化后土体应力应变关系的经 验模型,实现不同密实度条件下砂土液化后液-固相变转化 全过程力学行为的模拟。

关键词:液化后砂土;液-固相变;三轴试验;本构模型中图分类号:TU441文献标志码:A

Mechanical Behavior and Theoretical Simulation of Post-Liquefied Sand in Fluid-Solid Transition Process

NI Xueqian¹, YE Bin^2

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,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, Changsha 410018, China; 2.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, Tongji University, Shanghai 200092, China)

Abstract: Post-liquefied sand flow involves a phas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fluid to solid.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normal triaxial loading mode for loose sand,

a two-staged loading method, stress- and straincontrolled loading, was applied to obtain the initial liquefaction state and investigate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in the post-liquefaction process. Based on test results, a fluid-solid transition parameter was proposed to combine solid and fluid constitutive models. Finally, the stressstrain relation of post-liquefied sand was established to simulate the fluid-solid transition process at different relative densities.

Key words: post-liquefied sand; fluid-solid transition; triaxial test; constitutive model

地震砂土液化是一类重大地质灾害,严重威胁 人类生命安全和基础工程安全。震害调查结果表 明^[1],大部分工程建筑破坏发生在液化后的大变形 流动阶段。因此,充分研究液化后砂土力学行为对 掌握液化灾变及评估液化风险具有重要意义。

在单元试验中,学者^[24]通常将砂土激振至初始 液化状态(即第一次到达零有效应力状态^[56]),然后 进行单调不排水试验以研究液化后砂土的力学行 为。然而,既有研究^[79]主要关注中密砂及密砂,对松 砂液化后的力学性质研究少有报道,这主要是由于 松砂在动力荷载作用下易产生不可控的流动液化, 难以获取初始液化状态^[10-11]。Ye等^[12]基于流动液化 的不可控性,提出应力与应变相结合的三轴试验加 载方法,易获取松砂的初始液化状态。因此,本文将 采用文献[12]提出的应力与应变相结合的加载方法 对松砂进行液化后力学行为研究。

学者^[2,4,13]通过试验发现,液化后砂土的剪应变 先在极小的常剪应力下逐步发展,刚度极小,当到达 某一临界剪应变值时,由于砂颗粒重新排列和内部 结构重组^[14],剪应力快速发展。Yasuda等^[15]指出,液 化后砂土的刚度减小至初始刚度的1/1000,表现出 流体材料性质。陈育民等^[16-17]基于试验发现,液化后 砂土表现出剪切稀化非牛顿流体,其应力应变率关 系可用幂律方程进行描述。类似地,Huang等^[9]对液 化后砂土进行系列三轴试验发现,液化后砂土呈非 牛顿流体性质。近年来,周恩全等^[18]考虑了有效固 结压力和加载速率对液化后土体性质的影响,建立 了液化后流动变形过程中率相关性和孔压相关性流 体本构模型。Rouholamin等^[4]发现液化后土体的应 力应变关系呈两段式发展:第一阶段土体刚度极低, 发生明显的流动,呈现流体性质;第二阶段土体刚度

收稿日期: 2021-12-10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(52208379,41977225)

第一作者:倪雪倩(1992—),女,讲师,工学博士,主要研究方向为岩土地震工程。 E-mail:nixuegian@csu.edu.cn

通信作者: 叶 斌(1977—),男,教授,博士生导师,工学博士,主要研究方向为地震灾害机理与防控。 E-mail: yebin@tongji.edu.cn

逐渐恢复,剪应力与剪应变呈线性增长关系,砂土表 现出固相性质。由此可见,液化后全过程是液-固两 相演化过程,即由液相性质向固相性质的转化过程。 为了更全面描述液化后砂土全过程力学演化过程, Lombardi等^[19]将液化后砂土分为三个阶段,并基于 试验提出经验分段函数关系。Prime等^[20]在数值软 件中利用宾汉姆本构关系模拟液化后土体呈现的流 体性质,采用弹性模型模拟刚度恢复的固相性质。 近年来,越来越多学者采用类似思路研究相变转化 过程。综上所述,砂土液化后液-固相转化全过程的 力学性质研究及本构模拟尚处于探索阶段,成果相 对匮乏,亟需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。

因此,本文着重探讨了砂土在液化后的静力加 载过程中,伴随着刚度的恢复,逐渐从流态转化为固 态的力学行为特性。首先通过应力与应变相结合方 法获取松砂的初始液化状态,进而对松砂、中密砂及 密砂试样进行液化后力学性质研究。基于试验结 果,本文将提出经验模型以统一模拟液化后砂土从 液相到固相转化全过程的力学行为。

1 试验概况

1.1 试验材料与试验仪器

本研究试验材料为日本丰浦砂。丰浦砂是国际 上广泛使用的标准砂之一,其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, 呈半棱角状,粒径范围0.075~0.4 mm,基本物理参 数如下:平均粒径 D_{50} =0.162,不均匀系数 U_c = 1.50,曲率系数 C_c =0.950,最大孔隙比 e_{max} =0.970, 最小孔隙比 e_{min} =0.611。

本研究采用的由上海交通大学和日本诚试工共 同研发的多功能动三轴仪,该仪器由压力控制模块、 伺服电路控制模块、三轴压力室和数据采集仪4个 部分组成,可提供多种加载模式和循环波形,如图1 所示。

1.2 试样制备及试验过程

本研究采用湿捣法进行试样制备,试样尺寸为 直径50 mm,高度100 mm。首先按照目标密度称取 一定质量的烘干砂,接着加入5%的脱气水,搅拌均 匀并密封放置数分钟,保证砂土颗粒与水充分混合 均匀。然后,将湿砂分成5等份。制样前,先在模具 底部铺一张直径为50 mm的滤纸,利用勺子将砂逐 层加入试样模具内,利用平底捣棒逐层击实至目标 密度。为了减小分层效应,在每一砂层表面轻轻刮 毛,使当前层与下一层试样充分接触。最后,在制备



图 1 多功能动三轴试验仪 Fig. 1 Advanced cyclic triaxial apparatus

完成的试样上部放置一片湿润滤纸。

连接试样与加压系统,并施加30kPa的围压以 保证试样稳定性。为了使试样达到完全饱和状态 (Skempton B值≥0.98),饱和过程分为三步。首 先,利用CO₂替换试样孔隙中的空气,然后,通入脱 气水以置换试样中的CO₂,最后进行反压饱和(背压 为200 kPa),以溶解试样内部残留的CO₂。完成以 上三个步骤后,所有试样的Skempton B值均大于 0.98。对饱和试样进行平均有效应力为150 kPa的 等向固结试验,然后施加正弦波进行动力加载,频率 为0.05 Hz。对于松砂,本研究采用作者提出的应力 与应变(-0.05%·min⁻¹)相结合加载方式,以获取 初始液化状态,具体操作过程可见文献[12]。对于 中密砂和密砂,通过循环加载可直接获取初始液化 状态。当试样到达初始液化状态,施加1%·min⁻¹的 速率进行不排水单调加载试验以研究液化后土体流 态化性质。本文共设置5种相对密实度的饱和砂 土,D,分别为30%、40%、50%、60%和70%。

2 砂土液化后试验结果与分析

2.1 液化后力学响应

图2为松砂(D,=30%)在不排水条件下的动力 响应,循环荷载为32 kPa。由图2可知,松砂在应力 与应变相结合加载模式下,有效应力逐步下降,应变 和孔压逐步发展,最终发生流动液化。关于液化后 力学响应,由孔压时程曲线可知,在轴向应变 ε。持续 作用下,超孔隙水压力保持在1.0 kPa,偏应力q保持 在3.0 kPa左右,此时砂土刚度极低,呈现典型流体 状态。随着应变的发展,砂土颗粒重新排列,结构发 生重组,超孔隙水压力逐渐降低,有效应力逐渐增 大,偏应力随应变的增大而增长。应力应变关系表 明,试样在重获刚度过程中,偏应力首先缓慢增长,



Fig. 2 Cyclic behavior of post-liquefied loose sand $(D_r=30\%)$

随后增长速度加快,最后偏应力与轴向应变呈线性 增长。

图3为中密砂(D_r=40%)力学响应特征,实线代 表砂土在循环强度为60kPa作用下的动力响应,点 划线表示液化后力学行为。研究表明^[21],液化前的 循环强度和频率对液化后砂土的力学性质作用不明 显,因此中密砂与松砂的液化触发强度对液化后性 质无影响。对比图2和图3,尽管松砂和中密砂的液 化模式不同,但是其液化后力学行为特征类似。中 密砂在不排水静力加载条件下,超孔隙水压力维持 在高水平,偏应力保持在2.0 kPa,砂土呈流动状态。 随着应变的发展,液化后的土体结构发生重组,超孔 隙水压力逐渐降低,有效应力逐渐增大,偏应力随应 变的增大先缓慢增大,之后二者呈线性发展。与松 砂不同的是,中密砂发生流动的应变范围较小,土体 更快重获刚度。



图3 中密砂液化后力学响应(**D**_r=40%)

Fig. 3 Cyclic behavior of post-liquefied medium-dense sand (D_r =40%)

2.2 试验结果分析

为了对比分析液化后饱和砂土的力学行为规 律,将不同相对密度砂土的应力应变关系进行重新 整理。其中,轴向应变转换为剪切应变γ,即

$$\gamma = (1 + \nu)\varepsilon_a \tag{1}$$

式中:v为泊松比,在不排水条件下,v取0.5。

如图4所示,对于不同密度的饱和砂土,偏应力 随剪切应变的发展均呈三个不同阶段。首先,土体 在较小的常偏应力值下,剪切应变线性发展,应力应 变关系呈近似水平直线分布;接着,偏应力随剪切应 变的增大逐渐增大,二者呈下凹发展趋势,土体剪切 模量逐渐增大;最后,当应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时,偏 应力与剪切应变呈线性增长,即二者的剪切模量为



图4 不同相对密度下偏应力与剪切应变关系

Fig. 4 Deviatory stress versus shear strain at different relative densities

常数。可以发现,在第三阶段,饱和砂土重新获得新 的强度,呈现出固体性质。相应地,如图5所示,在 饱和土体呈流态化的第一阶段,土体内部的超孔隙 水压力保持在最大值,随着剪应变的逐渐发展,内部 超孔隙水压力逐渐降低,土体刚度逐渐恢复。当偏 应力与应变呈线性增长时,超孔隙水压力比随轴向 应变的增大而降低,二者近似呈线性关系。



图5 不同相对密度下超孔隙水压力比与剪切应变关系 Fig. 5 Excess pore water pressure ratio versus shear strain at different relative densities

为研究液化后土体液-固相变转化过程力学性质,本研究将液化后应力应变关系分为三个阶段,如图6和图7所示。第一阶段,液化土体有效应力为零,砂颗粒呈悬浮状态,粒间接触少,因此土体强度低。此时土颗粒整体定向排列,以剪缩为主,剪胀不明显。根据Rouholamin等^[4]建议,液化后呈流态化砂土(即第一段阶段)的剪切模量*G*₆定义为偏应力为

1kPa时对应的应力状态与原点连线的斜率,即

$$G_{\rm f} = 1/\gamma_{q=1\,\rm kPa} \tag{2}$$

对于第三阶段,由于土颗粒重新排列,颗粒间配 位数(即某一砂土颗粒与周围砂颗粒相互接触的数 目)较高(图7),內摩擦力较大,应力应变表现出明显 的剪胀现象,此时砂土呈现典型的固体性质,取其剪 切模量为 G_s ,如图6所示。此时。对于第二阶段,土 体颗粒由完全悬浮状态进行重新排列,土体逐渐由 剪缩变为剪胀,颗粒间的配位数逐渐增多(图7),接 触力逐渐增大,砂土重获部分强度,因此第二阶段是 液-固相性质转化过程。其中,液-固相转化起始点 为偏应力大于第一阶段常应力值时对应的剪切应变 值 γ_{fund} ,终点为应力恰好偏离第三阶段线性应力应变 关系延长线上的应力状态,对应的剪切应变值 γ_{solid} , 如图6所示。



图 6 液化后砂土液-固相变阶段划分 Fig. 6 Solid-fluid phase transition stages of post-liquefied sand



图7 液化后砂土颗粒排列示意图



图 8 为不同相对密度下,液化后砂土液-固相转 换起始点处剪切应变γ_{fluid}和固相起始点或第二阶段 终点状态对应的剪切应变γ_{solid}的演化规律。可见, 二者的发展趋势类似,随相对密度的增大,γ_{fluid}和 γ_{solid}均逐渐降低,这意味着相对密度更高的土体呈 流态化流动的过程更短暂,刚度恢复更迅速。 γ_{fluid} 和 γ_{solid} 与相对密度 D_r 呈幂函数关系,如图8a

$$\gamma_{\text{fluid}} = 3\,766.1 \, D_{\text{r}}^{-1.485}$$
 (3)

$$\gamma_{\text{solid}} = 2\,568.1 \, D_{\text{r}}^{-1.294}$$
 (4)

剪切模量是描述土体强度参数之一。对于饱和 土体的初始剪切模量*G*₀(循环加载之前),可取土体



图 6 相受点的努切应受与相对名侵关系

Fig 8 Shear strain in phase transition state versus relative density

产生小应变时对应的剪切模量。本文采用 Rouholamin等^[4]的建议,将第一循环应力应变关系 对应的剪切模量视为土体的 G_0 ,如图9所示,应力应 变的斜率即为 G_0 。液化后土体呈流态阶段的剪切模 量 G_f 可根据式(2)求得。第三阶段固相性质 G_s 可根 据图6获得。



Fig.9 Measurement of initial shear modulus G_0

图10为不同相对密度条件下土体的初始剪切 模量 G₀、流态化阶段模量 G_f和固态化阶段模量 G_s。 整体上,各阶段的剪切模量均随相对密度的增大而 增大。其中,初始剪切模量最大,土体在流态化阶段 的剪切模量急剧降低,只有初始模量的1/1000,在 较松散状态甚至低于10 kPa。随着应变的发展,土 体重获抗剪强度,G_s明显大于G_f,但仍低于初始模量 G₀。这表明虽然液化后砂土最后重获强度,但短期 内土体强度仍无法恢复到初始水平。根据图10可 知,G₀、G_f和G_s与相对密度呈指数函数关系,如式 (5)、(6)和(7)所示。

$$G_0 = 15\,760\,\mathrm{e}^{0.020\,4\,D_r} \tag{5}$$

$$G_{\rm f} = 1.671 \, 3 \, {\rm e}^{0.030 \, 4 \, D_{\rm r}} \tag{6}$$

$$G_{\rm s} = 187.54 \, {\rm e}^{0.045 \, 1 \, D_{\rm r}} \tag{7}$$





基于图 10 剪切模量大小关系,图 11 给出饱和砂 土从受动载初期至最终沉积过程中剪切模量变化示 意图。其中,从受震起始状态至初始液化状态,土体 受到动力荷载作用,剪切模量呈波动变化不在本文 研究范围内,因此用虚线假设其演化规律。液化后 砂土呈流态化阶段,土体的剪切模量G_t保持不变。 液化后呈固体性质阶段的剪切模量为常量G_s,而从 液相向固相转化的过程中,其剪切模量从G_t逐渐增 大到G_s。



in post liquefaction

20

3 砂土液化后的液-固相变机理的模拟

基于图 11 所示的饱和土体在液化后三个阶段 的刚度变化趋势,本文提出液-固相过渡参数ω以统 一描述液化后砂土全过程力学行为。首先,假设土 体总剪切模量 G_{total}等于液相阶段的剪切刚度 G_f和固 相阶段的剪切模量 G_s的耦合值,在液相阶段,仅 G_f 起到作用,在固相阶段,仅 G_s起作用,液-固相变过程 二者共同起作用,因此,总剪切模量表示如下:

$$G_{\text{total}} = (1 - \omega)G_{\text{f}} + \omega G_{\text{s}} \tag{8}$$

$$\omega = \frac{1}{1 + \mathrm{e}^{-m\gamma + n}} \tag{9}$$

式中:参数*m*和*n*决定ω发展趋势。 液-固相过渡参数变化趋势如图12所示。



当剪切应变小于 γ_{fuil} 时,液化后土体呈现流体 性质,过渡参数 ω 为0,此时总剪切模量均由 G_{f} 承担, G_{s} 无贡献。当土体进入强度恢复阶段,即液相向固 相过渡阶段, ω 介于0和1之间,此时 G_{f} 和 G_{s} 共同起 作用。当剪切应变大于 γ_{solid} 时,即土体的应力应变 关系呈线性发展时,过渡参数等于1,此时 G_{f} 不起作 用,只有 G_{s} 起作用。根据刚度的统一描述,从而实现 液化后砂土三阶段力学行为的统一描述。

为了获取应力应变关系,将土体的剪切模量进 行剪切应变积分,即

$$\int G_{\text{total}} \mathrm{d}\gamma = \int (1 - \omega) G_{\text{f}} \mathrm{d}\gamma + \int \omega G_{\text{s}} \mathrm{d}\gamma \quad (10)$$

$$\int \omega \mathrm{d}\gamma = \gamma + \frac{1}{m} \ln(1 + \mathrm{e}^{-m\gamma + n}) \qquad (11)$$

因此,可以得到

$$q = G_{s}\gamma + \frac{G_{s} - G_{f}}{m} \ln(1 + e^{-m\gamma + n}) + C \quad (12)$$

公式(8)~(12)是基于试验结果提出的本构模 拟方法。在实际应用中,可根据以下步骤进行模拟: (1)已知相对密度 D_r ,根据式(3)求得 γ_{fluid} ,根据式(4)求得 γ_{solid} 。

(2)根据式(6)求出 $G_{\rm f}$,根据式(7)求出 $G_{\rm s}$ 。

(3)由 γ_{fluid} 和 γ_{solid} 确定m和n的值。

(4)计算C值。

(5)根据式(12)进行液化后力学行为的模拟。

图 13 为上述统一本构模型模拟的液化后砂土 液-固相变全过程结果。与图 4 的试验结果相比较, 可以看出,液-固相变转化模型能很好地描述饱和砂 土液化后的力学行为。



 图 13 不同相对密度下液-固相变全过程模型模拟结果
 Fig. 13 Simulation result of fluid-solid phase transition model

4 结论

本研究针对丰浦砂开展了一系列不排水加载试 验,研究了液化后砂土的不排水力学行为及其本构 模型。主要结论如下:

(1)液化后砂土的应力应变关系呈三阶段发展: 首先在极小的常偏应力值下,轴向应变不断发展,应 力应变关系呈近似水平直线分布,土体呈流体性质; 接着,偏应力随应变的增大逐渐增大,二者的关系呈 下凹趋势发展,土体的强度逐渐增大,土体呈固、液 共存状态;最后,偏应力随应变呈线性增长,此时土 体剪切模量为常数,土体呈固体性质。

(2)第一、二阶段的应变分界点γ_{fluid}和第二、三 阶段应变分界点γ_{solid}均与相对密度呈幂函数关系。

(3)饱和土体受荷载初期的剪切模量 G₀、流态化 阶段剪切模量 G_f和固态化阶段剪切模量 G_s均随相 对密度的增大而增大。G₀、G_f和 G_s分别与相对密度 呈指数函数关系。其中,呈现流态化的土体剪切模 量 G_f最小,初始剪切模量 G₀最大,呈现固态性质阶 段的土体剪切模量 G_s介于二者之间。这表明液化后 再次沉积土体强度在短时间内仍低于初始状态。

(4)基于试验结果,引入液相与固相的相变转化 参数,建立液化后土体的应力应变关系,统一描述砂 土呈现的流体性质和固体性质。模拟结果表明,本 文提出的模型能较好地模拟液化后饱和砂土从液相 性质到固相性质的力学行为。

作者贡献声明:

倪雪倩:试验分析及论文撰写。 叶 斌:研究思路指导及论文订正。

参考文献:

- ISHIHARA K, YASUDA S, YOSHIDA Y. Liquefactioninduced flow failure of embankments and residual strength of silty sands [J]. Soils and Foundations, 1990, 30(3): 69.
- [2] YASUDA S, YOSHIDA N, MASUDA T. et al. Stress-strain relationships of sand after liquefaction [C]//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cent Advances in Geotechnical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oil Dynamics. Missouri:[s.n.], 1995: 295-298.
- [3] YASUHARA K, MURAKAMI S, SONG B W, et al. Postcyclic degration of strength and stiffness for low plasticity silt [J].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, 2003, 129(8): 756.
- [4] ROUHOLAMIN M, BHATTACHARYA S, ORENSE R P. Effect of initial relative density on the post-liquefaction behavior of sand [J].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, 2017, 97: 25.
- [5] SEED H B, LEE K L. Liquefaction of saturated sands during cyclic loading [J]. Journal of the Soil Mechanics and Foundations Division, 1966, 92(6): 105.
- [6] 张建民.砂土动力学若干基本理论探讨[J].岩土工程学报, 2012,34(1):1.
 ZHANG Jianmin. New advances in basic theories of sand dynamics [J].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12,34(1):1.
- [7] 庄海洋, 胡中华, 王瑞, 等. 南京饱和细砂液化后大变形条件 下动剪切模量衰减特征研究 [J]. 岩土力学, 2017, 38(12): 3445.

ZHUANG Haiyang, HU Zhonghua, WANG Rui, *et al.* Shear moduli reduction of saturated Nanjing sand under large deformation induced by liquefaction [J]. Rock and Soil Mechanics, 2017, 38(12): 3445.

- [8] 刘汉龙,周云东,高玉峰.砂土地震液化后大变形特性试验研究[J].岩土工程学报,2002,24(2):142. LIU Hanlong, ZHOU Yundong, GAO Yufeng. Study on the behavior of large ground displacement of sand due to seismic liquefaction [J].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02,24(2):142.
- [9] HUANG Y, MAO W, HUANG M, et al. Triaxial tests on

the fluidic behavior of post-liquefaction sand [J].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, 2012, 67(8): 2325.

- [10] NICOT F, DARVE F, KHOA H D V. Bifurcation and second order work in geomaterials [J].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, 2007, 31 (8): 1007.
- [11] NI X Q, YE B, YE G L, et al. Unique determination of cyclic instability state in flow liquefaction of sand [J]. Marine Georesources and Geotechnology, 2020, 39(8): 974.
- [12] YE B, NI X Q, YE G L, *et al.* Prediction of the initial point of the last cycle in undrained cyclic triaxial tests on flow liquefaction [J].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, 2019, 120: 12.
- [13] YOSHIDA N, YASUDA S, KIKU M, et al. Behaviors of sand after liquefaction [R]. Salt Lake City: Technical Report Nceer, 1994.
- [14] VAID Y P, THOMAS J. Liquefaction and postliquefaction behaviour of sand [J].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1995, 121(2): 163.
- [15] YASUDA S, NAGAS H, KIKU H, et al. Mechanism and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he analysis of permanent ground displacement due to liquefaction [J]. Soils and Foundations, 1992, 32(3): 149.
- [16] 陈育民,刘汉龙,周云东.液化及液化后砂土的流动特性分析
 [J].岩土工程学报,2006,28(9):1139.
 CHEN Yumin, LIU Hanlong, ZHOU Yundong. Analysis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liquefied and post-liquefied sand [J].
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06, 28(9): 1139.
- [17] 陈育民,刘汉龙,邵国建,等.砂土液化及液化后流动特性试验研究[J].岩土工程学报,2009,31(9):1408.
 CHEN Yumin, LIU Hanlong, SHAO Guojian, *et al.* Laboratory tests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liquefied sand post-liquefied sand [J].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09, 31(9):1408.
- [18] 周恩全,王志华,陈国兴,等.饱和土液化后流体本构模型研究[J].岩土工程学报,2015,37(1):112.
 ZHOU Enquan, WANG Zhihua, CHEN Guoxing, et al. Constitutive model for fluid pf post-liquefied sand [J].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15, 37(1):112.
- [19] LOMBARDI D, BHATTACHARYA S. Modal analysis of pile supported structures during seismic liquefaction [J]. Earthquake Engineering Structural Dynamics, 2014, 43: 119.
- [20] PRIME N, DUFOUR F, DARVE F. Solid-fluid transition modelling in geo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 to a mudflow interacting with an obstacle [J].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, 2014, 38 (13): 1341.
- [21] NAGASE H, ISHIHARA K. Liquefaction-induced compaction and settlement of sand during earthquakes [J]. Soils and Foundations, 1988, 28(1): 65.